

耕堂  
杂录

孫犁



耕堂雜錄



# 耕 堂 杂 录

孙 犁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960毫米 1/32 4 1/2印张 2 插页 74,000字 印数：1—4,000 1981年6月第1版  
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555 定价：0.39 元

---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我的自传          | ( 3 )   |
| 书衣文录          | ( 7 )   |
| 烽烟余稿          | ( 73 )  |
| 关于墙头小说        | ( 75 )  |
| 谈儿童文艺的创作      | ( 77 )  |
| 1940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 | ( 79 )  |
| 接受遗产问题 (提要)   | ( 83 )  |
| 谈诗的语言         | ( 88 )  |
| 论战时的英雄文学      | ( 90 )  |
| 关于《冀中一日》写作运动  | ( 93 )  |
| 慷慨悲歌 (札记)     | ( 98 )  |
| 二月通信并后记       | ( 102 ) |
| 她从天津来         | ( 109 ) |
|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     | ( 113 ) |
| 看过《王秀鸾》       | ( 116 ) |
| 纪念党的生日        | ( 124 ) |
| 安新看卖席记        | ( 126 ) |
| 光复唐官屯之战       | ( 131 ) |
| 随感            | ( 135 ) |
| 后记            | ( 139 ) |

# 我的自传



## 我的自传

一九一三年我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，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，幼年就在这里度过。十二岁，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城内上高级小学，住在一个亲戚家里。安国县离我的家乡有六十里路，这是一个以中草药聚散地而闻名全国的城市，相当繁华热闹。在这里，我开始接触了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，例如文学研究会的东西，其中有鲁迅、叶圣陶、许地山的小说。我开始阅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杂志。

十四岁，我考入保定育德中学，在北方，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私立中学，它以办过勤工俭学的留法准备班，培训了不少人材著名。在初中读书期间，我开始在校刊《育德月刊》上发表作品，其中有短篇小说和独幕剧。在高中时，我阅读了当时正在流行的社会科学和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，主要是鲁迅和曹靖华翻译的文学作品。这一时期，我对文艺理论发生了兴趣，读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，并开始写作这方面的文章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无力升学，父亲供给我上中学，原是希望我毕业后考邮政局，结果未得如

愿。我在北平流浪着，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听讲，继续投稿，但很少被选用。为了生活，我先后在市机关和小学校当过职员。

一九三六年的暑假后，我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，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。在这个学校，我从上海邮购革命的文艺书刊，继续进修，并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。

一九三七年冬季，我参加了抗日工作，在冀中区，我编了一本革命诗人的诗抄叫做《海燕之歌》，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，铅印出版。在《红星》杂志上，我发表了长篇论文《现实主义文学论》。在《冀中导报》的副刊上，发表《鲁迅论》。一九三八年秋季，我在冀中军区办的抗战学院当教官，教《抗战文艺》和《中国近代革命史》。

一九三九年我调到晋察冀边区所在地——阜平，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，在那里，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阅读的小册子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，铅印出版。我做通讯指导工作，并编辑油印刊物《文艺通讯》，它是晋察冀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，在上面，我发表了《一天的工作》和《识字班》等作品。

此后，我在晋察冀文联，晋察冀日报，华北联大，做过编辑和教学工作，同时进行文学创作。

一九四一年，我曾回冀中区一次，在那里，

我帮助编辑了《冀中一日》，并以编辑心得写成了《区村和连队的文学课本》，即后来的《文艺学习》。

一九四四年，我去延安，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和学习。在延安，我发表了《荷花淀》、《芦花荡》、《麦收》等作品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，我回到冀中，下乡从事写作，参加土地改革工作，我写了《钟》、《碑》、《嘱咐》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。一九四九年进天津，在天津日报工作。在这里，我写了《风云初记》和《村歌》等作品。一九五六年，我身体开始不好，写作就少了。

我的作品有：短篇集《白洋淀记事》，散文集《津门小集》，诗集《白洋淀之曲》，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，中篇《铁木前传》，论文集《文学短论》、《文艺学习》，选集《村歌》，儿童读物《少年鲁迅读本》、《鲁迅和鲁迅的故事》等。

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于天津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# 书 衣 文 录

•

•

•

•

## 序

七十年代初，余身虽“解放”，意识仍被禁锢。不能为文章，亦无意为之也。曾于很长时间，利用所得废纸，包装发还旧书，消磨时日，排遣积郁。然后，题书名、作者、卷数于书衣之上。偶有感触，虑其不伤大雅者，亦附记之。此盖文字积习，初无深意存焉。

今值思想解放之期，文路广开，大江之外，不弃涓细。遂略加整理，以书为目，汇集发表，借作谈助。蝉鸣寒树，虫吟秋草，足音为空谷之响，蚯蚓作泥土之歌。当日身处非时，凋残未已，一息尚存，而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乎？路之闻者，当哀其遭际，原其用心，不以其短促零乱，散漫无章而废之，则幸甚矣。

一九七九年五月二日灯下记

## 小说旧闻钞

费慎祥印本，版权页有鲁迅印章。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，雨中无事，为家人出纳图书，见此本破碎，且有将干之糊，无用之纸，因为装修焉。

## 中国小说史略

此书系我在保定上中学时，于天华市场（也叫马号）小书铺购买，为我购书之始。时负笈求学，节衣缩食，以增知识。对书籍爱护备至，不忍其有一点污损。此书历数十年之动荡，仍在手下，今余老矣，特珍视之。凡书物与人生等，聚散无常，或屡收屡散。得之艰不免失之易；得之易更无怪失之易也。此是童年旧物，可助回忆，且为寒斋群书之最长者。

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。室内  
十度，传外零下十四度云。

### 一周间

此书系三十年代初，我在北平流浪时，购于荒摊。现居然存于手下，其资历，仅次于小说史，亦难得之遇矣。附存作者写作经验，系当年家中闲住时，从《大公报》剪下黏贴于废册上者。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题

### 鲁迅书简(许广平编)

余性憨直，不习伪诈，此次书劫，凡书目及工具书，皆为执事者攫取，偶有幸存，则为我因爱惜用纸包过者，因此得悟，处事为人，将如兵家所云，不厌伪装乎。

此书厚重，并未包装，安然无恙，殆为彼类所不喜。当人文全集出，书信选编寥寥，令人失望，记得天祥有此本，即跑去买来，视为珍秘。今日得团聚，乃为裹新装。

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晚间无事记

## 六十种曲

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，于灯下重修，时年六十有二矣。节遇清明，今晨黎明起，种葫芦豆角于窗下，院中多顽儿，不能望其收成也。前日王林倩人送玻璃翠一小盆，放置廊中向阳处，甚新鲜。

下午至滨江道做丝棉裤袄各一件，工料费共七十余元，可谓奢矣。冬衣夏做，一月取货。

又记：时杨花已落，种豆未出，院中儿童追逐投掷，时有外处流氓，手摇大弹弓，漫步庭院，顾盼自雄，喧嚣奇异，宇宙大乱。闭户修书，以忘虎狼之屯于阶前也。

又记：甫从京中探望老友，并乘兴游览八达岭及十三陵归来。

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记：书之为物，古人喻为云烟，而概其危厄为：水火兵虫。然纸帛之寿，实视人之生命为无极矣，幸而得存，可至千载，亦非必藏之金匱石室也。佳书必得永传，虽经水火，亦能不胫而走，劣书必定短命，以其虽多印而无人爱惜之也。此六十种曲，系开明印

本，购自旧书店，经此风雨多残破，今日为之整修，亦证明人之积习难改，有似余者。

### 潜研堂文集

昨夜梦回，忽念此书残破，今晨上班，从同事乞得书皮纸，归而装修焉。

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记

能安身心，其唯书乎！晚又记

### 李太白集（国学基本丛书本）

昨日从办公室乞得厚纸，今日为此册包装，见书面题记，此集购于一九五一年冬季，为我进城首置图籍之一。二十五年，三津浮沉，几如一梦。经此大乱离，仍在案头，且从容为之修饰，亦可谓幸矣。

四十年来，惜书如命，然亦随得随失，散而复聚。今老矣，书物之循环往复，将有止境乎？殊难逆料也。有一段时间，余追求线装，此书尘封久。今读书只求方便，不管它什么版本了。

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记

### 马哥李罗游记

书籍发还时，余居佟楼小室，以书籍无处安放，且念其为大累，遂择无关紧要者，分赠尚有来往之青年，映山文会克明等，均有所得。此书

为人携至外地。克明谋回市内，为其办理者寻借此书，及索还，而克明事已不谐。今再装修，仍为寒斋所有，亦不想再赠他人矣。

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

## 西游记

有友人言，青年人之不知爱书，是因为住处狭小，余颇以为非此。书籍虽非尽神圣，然阅后总应放置于高洁之处，不能因无台柜，即随意扔在床下，使之与鞋袜为伍也。总因不知读书之难。

青年无爱护书籍习惯，书经彼等借阅归来，即如遭大劫，破损污胀，不可形容。青年无购书习惯，更少以自己劳力所获，购置书籍者。其所阅书，多公家发给，以为日用品，阅后即随便抛掷。即使借自他人，亦认为无足轻重也。

一九七四年四月

此皆小说也，而未失去，图章之力乎？此所谓自我失之，自我得之矣。

**所感甚多，因作书箴：**

淡泊晚年，无竞无争。抱残守阙，以安以宁。唯对于书，不能忘情。我之于书，爱护备至；污者净之，折者平之，阅前沐手，阅后安置。温公惜书，不过如斯。